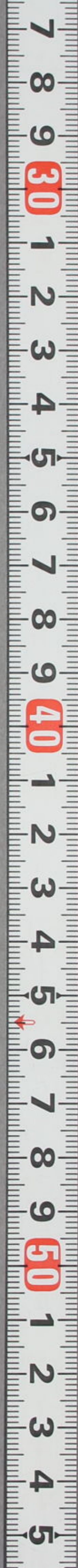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五十六
至五十八



13
849
185



門 4 3
號 849
卷 18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三

採撰

後魏東阿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撰帝錄二十卷

崔暹初為慕容燕著作郎撰燕記

封懿什慕容燕為中書令撰燕書頗行於世

崔浩為太嘗卿初道武詔尚書郎鄧淵注國記十餘

國史部

乙

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子明元不廢著述神麈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亭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

高允領著作郎與崔浩述成國記允表曰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近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失而効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勅厥後史官竝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

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獻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繇舊章前言徃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文辭凡爲八篇大武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臧崔浩乎又允爲中書令遷中書監雖久典史事然而專勤屬過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准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允所引劉模者頗涉經籍

微有注籍之用允爲秘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
撰國記與俱輯著嘗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
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
筆而授裁斷之意如此者五六歲允成篇卷考論上
下模豫有功焉

劉昫爲樂平王從事中郎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
卷

劉芳爲員外散騎嘗侍俄兼通直嘗侍從駕南巡撰
述行事尋而除正

韓始均爲著作郎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
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

崔鴻爲散騎嘗侍齊州大中正弱冠便有著述之志
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
雋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權呂
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馬跋等並因
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
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子子
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以亡考故散
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願

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才史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之意正始末任屬記言撰輯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權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始購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各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廻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韓顯宗爲著作郎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凉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凉書十卷行於世

嘗景爲秘書監撰儒林烈士傳各數十篇

梁祚爲秘書令撰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裴伯茂爲中書郎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溫子昇爲中書郎撰永安記三卷

宋繪好撰述中朝士傳十卷

李公緒爲衛州司馬屬疾去官潛居自待雅好著書

撰古今異記二十卷趙語十三卷

高閭爲侍中撰燕志十卷

記馮跋事

姚和都為左人尚書撰奏記十卷

記姚甚事

楊銜之撰維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

文起居注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尊業補續馬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嘗侍房延祐司馬空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之尚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記傳合一百

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
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皇建中詔收更加研審收奉
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在秘閣外人無繇
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外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陽休之爲中書監撰幽州人物志行於世

劉晝冀州舉秀中不第撰高才不遇傳四卷

顏之推爲黃門侍郎撰集靈記二十卷冤魄志三卷

李槩撰國春秋二十卷左史六卷

盧思道爲黃門侍郎侍詔文林館撰知己傳一卷

後周蕭大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性好學務於

著述人之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

榮建緒性寬直兼有學業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

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記三十卷

姚最字士會爲太子門大夫遷蜀王秀司馬博通經

史尤好著述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又撰序行
記十卷

劉璠爲內史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

隋魏澹爲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別成魏史爲例一

卷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

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

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繇子

孝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司馬遷周之太子竝皆言名漢之儲兩俱設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志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太子之字過又

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竝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尚須南董有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决渤澌之水復去堤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侯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乎文昭武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受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日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詔誡將來者也而大武獻文竝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王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座矢及主屋而可隱沒者乎今始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恒

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離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日壺遂祭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

無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比之春秋謬矣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
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擬
作所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
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
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彼蓋自謂贊仰其
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
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繇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

亦未思紀傳所繇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
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跡具
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
覺繁文按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者無非
甚泰其間尋嘗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
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王邵爲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
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遣使收其書
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遷秘書少監卒
邵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初撰

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
記三卷爾朱氏家傳二卷

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著酬德傳三十卷

牛弘爲吏部尚書撰周史十八卷

虞綽字士裕大業初爲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
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綽所筆削煬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

許善心大業四年爲給事郎撰六物志奏之九年煬
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

崔祖澹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亨仕陳頌大著作
撰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輯家書葺畧成
七十卷

宇文愷爲左庶子撰東宮典記七十卷
明克讓爲通直散騎嘗侍著古今代記一卷續名僧

記一卷
柳普爲秘書監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侯白爲儒林郎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崔頤爲起居舍人大業中秦詔作東征記
唐王通字仲淹勃之祖也絳州龍門人仕隋爲蜀郡

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

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寃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魏至於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縣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

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誣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深用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至直中書舍人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大史令唐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與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縣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

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嘗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陳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

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愆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齊各為愆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姚思廉受詔與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傳綜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惟裁其愆論其編次等類皆思廉之功也

裴矩為吏部尚書撰開皇平陳記十二卷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十七年七月玄齡及給事中許

敬宗著作郎敬播上所撰高祖今上即太宗也實錄各二

十卷二十年閏三月詔曰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

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

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旋

續臨眺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詮

事歷茲緜遠發揮文字之道導達書契之源大矣哉

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

易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採摭杞倚相誦而闡

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迺於東漢范謝振其
芳聲蔽爾當塗陳壽敷其國志眇哉有宋沈約裁其
帝籍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
莫不彰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凶備百王之
令典惟晉氏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啓玄石之圖下武
代黃星之德及中朝鼎謝江右嗣興竝宅寮區忽出
徽號足以飛英麗筆將美方書但十有八家雖存記
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
少功叔寧課虛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堙於
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於陸

曹鄧畧紀帝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
罕傳遂使典午清塵韞遺芳於簡冊金行曩誌闕繼
美於驪駟遐想寂寥深爲歎息宜令修國史所更撰
晉書詮次舊文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咸使發明
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事追取
於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
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
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
府薛元超起居郎辛玄馭著作佐郎劉喬之光祿主
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較書郎張文恭竝當時

屬文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蕪蔓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懷安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重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摺本據諸家傳記而附益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記為十帝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以下為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頒賜皆洽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載李淳風為史丞預撰晉書

及五代史書其天文與晉志皆淳風所作

溫大雅為禮部尚書撰今上王業記六卷

褚無量為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撰帝王訛錄三卷

長孫無忌以高宗朝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元

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

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七月

無忌又與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子志寧中

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禮官國子祭酒崇文館學

士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簡較右庶子弘文館學士

李義府著作郎崇賢學士劉裔之著作郎楊仁卿起

居郎弘文館直學士張文恭等撰國史史成起義寧

盡貞觀末依紀傳之例凡八十一卷成詣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布有差藏其書於內府

許敬宗為中書令高宗顯慶四年二月敬宗與中書

侍郎許圜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

郎顧裔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

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

帝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履

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霜馬汗靴登生蟻虱剖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觀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

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方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於此今乃移而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既垂於實錄何以垂之後世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歛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於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命係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舉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衣我不為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周智等並修史於是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率官敬宗又撰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

呂才為太子司更大夫顯慶四年著隋紀二十卷

孟利貞撰封禪錄十卷入為著作郎

李延壽為符璽郎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東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帝自製

序延壽又撰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十卷

張昌宗為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唐臨為禮部侍郎貶湖州刺史撰冥報記二卷

李義府為右相流振州著宦遊記二卷

武三思為特進梁王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勅三思及

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

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

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指則以

貽勸誡

劉仁軌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著行年紀十

卷行於代

杜儒童為大州刺史撰隋季革命記十二卷傳於代

何彥先為地官侍郎撰三國戰策十二卷行於代

劉允濟為著作佐郎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

戰國遺事撰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盛傳於代遷左

史兼直弘文館

魏元忠為中書令中宗神龍二年五月與左散騎嘗

侍武三思禮部尚書祝欽明史官太嘗少卿徐彥伯
秘書少監柳冲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
等以則天實錄二十卷上之
元行冲爲太嘗少卿景龍三年十二月行冲以本族
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
簡爲學者所稱
宗秦客爲內史撰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

丘悅爲岐王傅撰三國典畧三十卷
劉子玄爲著作郎修史玄宗開元四年十一月與吳
兢撰修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

錄二十卷以聞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兢上
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無修
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昌宗紀處納宗楚客常溫
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脩憲章苟飾
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
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
藏於私室雖綿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
門齒鬣頃歲以丁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
載王言所書至重儻有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

紀重加刪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授將成此書於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并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勅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魏遷荊州司馬其書竟未能就所修草本魏亦自將帝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畧不堪行用

魏又撰中宗皇帝實錄二十卷

裴光庭為侍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臣聞聖人述作先宅天人之心次紀皇王之跡垂謨訓於萬

代示褒貶於一方湯武道衰斯文將墜周公補其絕細仲尼振其頽綱然後樂正雅頌懲惡勸善自獲麟已來代歷千祀班馬以紀傳黜凡例魏晉以纂殺為揖讓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伏惟陛下闢四門修六典高視風雅發揮經術徵臣末學待罪阿衡職兼弘文懼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穿鑿多門太宗特紆宸衷親為刊削兼命儒學以成贊論書稱御製臣等不勝大願上自周敬下至有隋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修續春秋經具有褒貶伏望進御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傳請與

館內直學士張珙李融等如左丘明受經敷暢聖意
屬詞比事原始要終審逆順之端定君臣之叙繼周
孔之絕跡闡文武之鴻休傳之無窮永爲程式帝手
詔報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所以稽象緯而垂訓誡
也卿傳古知今通才達識處彌諸之任則忠謹日聞
綜墳籍之司則文儒道長今欲正人倫而美教化因
舊史而作春秋斥班馬之紕繆繼經傳之褒貶著述
之美當如斯焉將以先朝取朕裁定雖憲章前烈而
事業相懸卿且就功隨了續進
韋述開元時爲工部侍郎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

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
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
一卷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劉昫爲左拾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十卷以獻
宗嘉之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
于休烈肅宗時爲太常少卿兼修國史至德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
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
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
典修撰多時今竝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

繇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
加購賞若是官書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
賞絹十疋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
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
三卷送於宮 又撰五代帝論
元載代宗朝為相廣德二年四月詔集賢院撰歷代
書志從載所請也

令狐峘為起居郎舍人兼修國史大曆三年峘修玄
宗實錄一百卷成峘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
亡失纂開元天寶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詔冊名
臣傳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畧譏之

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三年潭進統載
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於
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撰建中實錄十卷
令狐丕為太僕寺丞憲宗元和二年七月丕進亡故
史官令狐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官初峘
為右庶子史館修撰坐貶吉州別駕實錄於貶所畢
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裴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元和五年十月

冊府元龜 採撰
增與史官蔣武等修成德宗實錄表奏之曰臣聞格
天周物之功繼統事難之績屬當與運則事顯一時
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謂盡善禹稱無間典
謨斯在芳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於睿哲顧不朽亦賴
之紀述伏以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
政戡蕞羣慝消復厄運大拯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
事亭障寢拆梯航獻珍納蒸人於壽域兼前王之能
事加以聖政多暇睿文間作篆諸金石播於管絃扶
持翼武之勲亮節納忠之士亦猶星拱辰極雲從飛
龍若臣協期事業光大宜當刊錄以垂無窮陛下掃

清寡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思覲前鑒爰詔臣等俾
加撰錄臣與修撰官秘書少監蔣武以去年八月論
著絕筆勒成德宗實錄五十卷繕寫整飭今已就功
臣等學愧前脩職叨東觀雖談天測海未究其高深
而褒善貶惡靡慚其良直徒極搜採尚懼闕遺臣屬
有犬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典夙奉德
音編簡既終稽慢爲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并目錄
一卷謹隨表獻上帝覽而稱善詔答之曰朕獲纘丕
緒憲章成式永維皇祖之訓巍乎一代之典爰俾撰
錄垂之無窮以卿台輔元臣清直正氣博貫程制該

通古今載筆之司遂命監領果諸朕志克就厥功縑
緗永存風烈盡在祗若遺範感慰良深眷乃勤勞增
用嘉歎所進知乃賜增繒錦三百疋及銀器修史官
蔣武林寶韋處厚樊紳等既頒寵賜又皆命進秩蔣
武後改名乂再居史職前後二十年著大唐宰臣錄
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傳共四十
餘卷宰相記三卷

劉竦爲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著傳記三卷

張薦爲工部侍郎初在史館二十餘年著宰輔傳畧
寓居錄令怪集等

馬宇爲秘書少監史館修撰有史學撰鳳池錄五十一
卷

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著西陲要畧三卷

路隋爲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穆宗長慶二年十
月勅隋及中書舍人韋處厚充史館修撰修憲宗實
錄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
仍放朝參其實錄雖未絕筆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
文宗朝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和四年
三月隋表上憲宗實錄曰臣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遠自軒皇近惟列聖其間

睿哲文明之德格天濟物之功實賴記述傳諸不朽
伏以憲宗皇帝承十一葉之基運盪六十年之妖氛
神功燁於無外玄化光於有截語儉德則漸漸濯以
番訓言憂勤則躬日昃而忘倦廣聰明則惟恐其不
聞納忠諫則咸許其自達羣臣荷寬裕之德黔首飽
慈惠之仁今之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誠宜
番諸簡牒煥被縑緗長慶二年詔監修宰臣杜元穎
命翰林侍講學士臣處厚臣趙暨史官沈傳師鄭澣
宇文籍等分年編次實錄屬中外多故筆削未遑或
職秩遽移刊綴莫就陛下丕承鴻緒思弘祖德前詔

處厚繼命臣隋比因奏對促令纂勒臣今採處厚等
所錄又與見在史官蘇景裔等博訪遺逸精加研覈
以畢其功建茲周歲錯綜方就謹撰憲宗皇帝實錄
爲四十卷目錄一卷謹隨表奉獻雖刊精極思徒効
其勤勞而測海窺天豈知其萬一無任悚惕兢慙之
至謹詣光順門奉進以聞詔報曰卿學貫六經究春
秋之微旨業精五典得簡冊之菁華編年紀述於皇
猷記事備陳於王業番堯言而可法彰禹績而有光
極思盡誠宣我祖德閱覽之際虔感彌深賜監修國
史路隋及見在史官司封郎中蘇景胤起居舍人陳

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蔣係各綿絲銀器有
差隋又進穆宗實錄二十卷文宗時隋爲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太和五年奏日伏奉
七月十七日勅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
刊正畢日聞奏者臣奉宣尋以拜恩亦取史本欲加
筆削近伏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
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
宜又聞班行以此論議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誠
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
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

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坐日屢形
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
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
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之直不
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搥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
信書所異睿鑒詳於聽言深慎於行事特此比類上
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繇是近番宣命令有改
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
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
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

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職既監修盍令詳正及經
奏請專遂施行今者寮庶競言不如本起表章交奏
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
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出
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
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修示舊紀最錯者宣付
史官委之修定則與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
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
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
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
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其餘依奏

李德裕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和八年九月己未進

柳芳舊聞三卷又撰異域歸忠傳二卷

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開成二年二月進所傳

撰唐典七十卷其表曰臣去太和元年伏蒙聖恩擢
授諫官又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臣輒畧其繁
文舉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一部凡
七十卷謹詣右銀臺門奉進文宗頗嘉之賜以錦綵
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寫

李紳爲宰臣監修國史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奉勅憲

宗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
 破并與新撰本同進來至三年十月紳與修撰官鄭
 亞等修畢進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勅曰憲宗實
 錄宜施行舊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寫得者並
 送館不得藏隱先是李德裕秉政以其父元和初為
 宰相前史官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德
 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
 之復請改撰實錄朝野非之

崔龜從為相大中五年七月上新撰唐曆三十卷
 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撰敬宗實錄
 十卷

魏謩為相監修國史大中八年三月暮修成文宗實

錄四十二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嘗少卿將偕
 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崔玄暉以著述為業所撰義士傳十五卷友義傳十
 卷

柳玘為吏部侍郎大順二年二月勅玘等修宣宗懿
 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
 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
 泰駕部員外郎李喬太嘗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
 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廷裕採宣宗朝耳目
 聞覩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

沙仲秘昭宗龍紀中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終於龍
紀因曰太和野史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又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唐路隋為翰林侍講學士與中書舍人韋處厚同撰
憲宗實錄內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
韶卒不載其事迹隋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
而善惡不足以為誠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

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爲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稚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李吉甫爲相監修國史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伏下候對於延英殿帝以時政記問於宰臣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興造滕之言或不下問因請隨奏對而記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帝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百奏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天下皆得聞之即史官不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

觀時政記者姚璿修長壽及璿罷而事廢賈耽齊抗
修貞元及耽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
隱惡謂之良史

梁李琪貞明中歷兵禮吏侍郎與張袞郝殷象馮錫
嘉奉詔脩撰太祖實錄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畧
復詔宰臣敬翔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與
實錄偕行

後唐趙熙明宗時爲起居郎史館脩撰天成二年八
月熙上言曰伏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纘聖承訖成
從睿哲之功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蕩定京華廓

清箴規委諫諍之臣輔弼任賢良之士莫不盡編竹
帛已播遐陬其有聖德憂勤睿謀沉密至理每叶於
神化格言皆契於天時或拱極侍衛之臣或秉政樞
機之地或陛下有籌畫之妙或大臣得應對之儀外
班旣不聞知直史憑何紀錄實慮歲月深久永作遺
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
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抄錄月終關送史館庶使簡
編畢備言動無遺垂萬古之美談顯一時之盛事九
月史館奏伏奉九月八日勅國祚中興已逾五載皇
基統嗣爰及兩朝其有紀年之書行事之紀未聞編

錄實謂曠遺所司既不舉明史官又無起請因循斯
久闕漏轉多宜令史臣先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兩朝
實錄速具奏呈新朝日曆行事亦可精專纂錄無使
廢墜者伏以簡編事重久闕鑿修須循廣記之規以
備必書之要館司或有闕漏公事盡令提舉施行伏
自陛下赴難維京以副人望宰臣百辟諸道藩侯各
貢箴章請臨寶位羣情尤切三讓彌堅且行教令之
規先進代王之號既從俞允尋就繼承皇澤播於萬
方聖功超於千古伏自大駕臨至德宮宰臣百官諸
道侯伯各上勸進箴表及聖旨謙讓批答兼宣諭諸

道教令詔書及寶冊文并自天成元年四月後至今
年九月以前內降詔書陛下日親時政金口所宣去
弊除姦及近日敷奏省費從寬之事竝請下所司各
簡抄錄送館所冀編修總無漏畧從之十二月同州
節度使盧質准勅錄太祖莊宗兩朝功臣書詔白進
之是月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
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竝付史館同光已後
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
趙鳳監修國史天成四年七月鳳奏當館奉勅修懿
祖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初一日起

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冊號之帝約文只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爲實錄其太祖已上竝目爲紀年從之至其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鳳及修撰張昭遠呂成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崔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長興二年五月棬上言臣聞高祖神堯皇帝初定天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言以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恐十數年後事跡漫聞因命儒學大臣分撰南北諸史且言異代猶恐棄遺况

在本朝豈以湮滅臣嘗聞宣宗纘承大業思致時雍軒食宵衣憂勤庶務十餘年之內可謂治平於時中官雖有注記尋屬多故輦輅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淪墜統臨之盛寂寞無聞伏思年代未遙耳目相接豈無野史散在人間伏乞特命購求十獲五六亦可備編修異成一代之信書永祚千年之盛觀從之

三年五月史館奏當館職備編修理無曠失將美惡而具載庶古今以同風垂訓將來傳範不朽實有國之重事乃設教之本根伏自寇盜竄興皇唐中否四朝之聖君令命寂寞無聞數世之忠臣楷模湮淪罔

紀至於后妃貴主帝子皇孫禮樂廢興制度沿革不
偶文明之運難崇祖述之規既遇昇平須謀纂集勅
旨史館奏陳事件皆叶規程顯驗公勤竝宜依允
十一月壬午史館奏自宣宗朝以來時歷四朝未有
實錄年代深遠簡牘散亡更歷歲時轉失根本自中
興已來累於諸道購纂四朝日歷報狀百司關報亦
恐已曾撰到實錄值亂亡失乞下兩浙湖南巡屬購
募四朝野史及除自報狀關報等庶成撰集之功從
之

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勅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

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學虧富瞻
功愧裁成職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於綸旨國家
神符運祚代出忠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離爰崇
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絕鼎彝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
皇帝立功元和翊戴章武東平淮蔡西關河湟獻祖
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晁夷而還貴主誅潞
孽而定徐方仗鉞分憂振雄名於聞服維城作固濬
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投袂勤工誓心報主拯三
朝之患難邁五霸之英威經綸既叶於上玄捲祐乃
延於下武莊宗神閔皇帝謀猷特立睿哲遐宣訓卒

練兵櫛風沐雨纘崇鳳曆恢三百載之世功平盪臬
巢刷四十年之讐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其闡天地
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於
見聞庶備詳於本末修撰朝議即左補闕張昭遠傳
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等
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井英
妄測於河源神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斷增慙
又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叙
懿祖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竝題曰
紀年錄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
九年謹修成寶錄三十卷誠多紕繆仰瀆休明願鈇
素以驚心塵冕旒而洽皆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
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雜絲五十疋蓋椀一副
李愚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
傳三十卷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
張昭遠等詣閣門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
韓昭裔爲端明殿學士末帝清泰元年史館上言凡
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命近臣以時繫日錄
下史館編修詔昭裔及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有
司行明宗時舊事也

劉昫自唐末帝時爲丞相監修國史清泰元年七月
昫奏曰史官奏天成二年九月詔纂修太祖至莊宗
實錄及功臣列傳四年十一月修懿祖獻祖太祖紀
年實錄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呈進其功臣列傳
委元修史官張昭遠與史館修撰相次編纂列傳計
三十卷今年閏月七日進呈未下所司臣以立功立
事須標於竹帛記言記事靡漏於簡編貴資褒貶之
文備述艱難之業伏惟陛下大明御宇至道臨人定
寰區以武功守宗祧以文德輝耀三古超越百王莫
不萬國來庭千官舉職臣叨居鈞軸已愧庸虛曾無

筆削之勞謬處監修之任輒茲舉奏冒瀆宸嚴詔所
修列傳付史館先是今春史館進之鄂王省視次便
屬起兵因是亡失故重繕寫奏故也二年六月制曰
恭惟先皇帝夷凶靜亂開國承家社稷危而再安乾
坤否而復泰弘宣一德寵惠兆民八年之間家給人
足然而致理之績雖已播於頌聲紀事之書尚未編
於史氏緬維續奉之道良增愧惕之懷其實錄宜令
史館疾速修撰呈進唯務周詳勿令闕漏
姚顛爲相兼監修國史清泰三年顛上表奉詔臣等
同修先皇帝實錄進呈自承天旨尋戒百官同申太

史之舊章徧訪茂陵之遺牒莫不囊螢汗簡寢筆懷
鉛粗成典冊之大綱詎副宸旒之重委臣聞刻木結
繩之代泥金簡玉之朝傳茂實於無窮潘英聲於不
朽良以絃歌誦美竹帛書勲然則序皇猷而有質有
文論帝道而或疎或密疎則見譏於良史密則利澤
於洪源故禹穴藏書作法永垂於千古橋山刻木化
民何止於百年恭惟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務實
去華本仁祖義鄙漢家之霸道薄用刑名遵老氏之
玄言克敦慈儉爰自仗義旂於參野總戎鉞於渠門
三紀訓兵奉列聖而重安鼎祚八年御宇育黎元而

別創蘿圖臣歷覽前經詳觀哲后無如先聖居宗室
而扶持景運作維城而屏翰皇家鷹揚豹變之奇蹟
屈龍伸之智年總總角位已建牙輔獻祖太祖之經
綸解僖宗昭宗之禍難東平巢蔡北靜蕃渾披榛棘
而立朝廷斬豺狼而興社稷及莊宗失馭寰海橫流
方哀義帝之喪堅守唐侯之位而謳歌遽迫曆數爰
歸於是革秦皇漢武之澆風修真觀開元之仁政以
臣幽淺何以發揮自捧絲綸如挾冰炭但緣職分難
避擬掄臣即與判館事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中
書舍人李詳左拾遺吳承範等依約典謨考詳記注

按編年之舊體各次第以分功起龍潛受命四十年成鳳冊新書三十卷雖研精覃思備振於綱條而事重才輕仍憂於漏畧加以裝褫鹵莽繕寫生疎旋命直館右拾遺楊昭儉虔切指蹤專司較勘尚虞舛悞未盡周詳將冒犯於進呈實倍增於憂負翌日詔獎飾其書付史館中書門下率百官上章慰賀

晉賈緯爲起居郎史館修撰緯謂監修趙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異其言具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何如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

來無實錄旣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已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見宰相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緯奏曰伏覩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五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是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道已行虎

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啓一昨幸宣綸誥精擇史官以
 李氏又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
 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謬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將
 輯亡書以修墜典臣久居職分深耻闕遺今錄淺聞
 別陳短序伏冀特廻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
 禪於良直蹄涉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
 取證上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

晉高祖天福六年二月己亥詔曰百王大典千古元
 龜償不編修永成漏畧有唐氏遠自高祖下自明宗
 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

更深何繇尋訪春言筆削宜屬英髦戶部侍郎張昭

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煦吏部郎中鄭受益左

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學竝該通文皆微婉俾成信史

足展長才宜令張昭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

修昭又以唐朝數帝編簡殘缺詔遣修唐朝一代正

史昭長於筆述銳於採求不三歲取天寶前舊史至

濟陰少主實錄野史共纂成二百卷以聞有制稱美

尋加戶封書付史館

晉少帝開運二年史官上新修
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一十

三卷井目錄一卷都計一十帙賜監修
前朝劉昫及修史官等繒絲銀器有差

趙瑩爲相監修國史天福六年四月瑩奏曰伏以唐

室君臨歷年長遠至若王言帝載國史朝經治平之時充溢臺閣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竹簡漆書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馬之文章遂成殘缺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既闕簡編先憂摧落臣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勅購求昔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懿宗僖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值皇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

說纂修或秘藏於士族之家或韜隱於鉅儒之室聖代方編於舊史者年有事於故朝聞此謬論諒多快愜况行恩獎以重購求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請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與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讐以勸來者目會昌至天復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色類記述頗多復有世積典墳家傳史筆或收纂當時除目藏在私居或採摭近代制書以爲文集未逢昌運無以發明今屬搜揚誠爲

際會既伸志業佇見旌讐請下中外臣僚及明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曆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請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等共議所撰唐史抵叙本紀列傳十志本紀以綱帝網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舉須憑長曆以編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爲甲子轉年長曆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列

傳以述功臣者古者衣冠之家書於國籍中正清議以定品流故有家傳族譜族圖江左百家軒裳繼軌山東四姓簪組盈朝隋唐已來勲書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紀世功備載簡編以光祖考今宸恩渙洽屬意謨論卿士大夫咸多世族聞茲汗簡孰不慰心請下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勲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叙列傳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有沿革至開元刊定方始備儀自寶應已來典章漸缺其祇見郊廟冊拜公王攝事相禮之文車輅服章之數勢移權倖禮

或僭差故軍容釋奠於儒宮舉朝議詣巷伯扈鑿而法服博士抗論年代既深禮文斯或請下太嘗禮院自天寶已後至明宗朝已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舊章竝據增損節文一一備錄以憑撰述禮志四懸之樂不異前文八佾之容或殊往代隋唐已來樂兼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立部之名天寶之初雲韶大備寶應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庭舊章斯缺自咸秦盪覆鐘石淪亡龍紀返正之年有司特鑄懸樂旋宮之義空有其文請下太嘗寺其四懸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名開元十部用廢本

末一一按錄以憑撰述樂志刑名之制代有重輕隋唐已來疏爲律令然累朝雖有制勅相次增益舊條以此格律之文未能盡一後勅不編於實錄諸制多在於法書請下大理寺自著律令已來後勅入格條者及會昌已來所經疑獄一一關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律曆五行天文災異中書實錄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編淪落太史所奏竝不載於冊書謫見之文時或存於星曆請下司天臺自會昌已來天文變異五行休咎曆法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錄以憑撰述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唐初定官品令三公三師爲

第一品尚書令僕爲第二品兩省御史臺寺監長官
六尚書爲第三品自定令已後官品錯舛比諸令文
前後同異又有兼攝簡較之例資授冊拜之文軍容
或盛於朝儀使務漸侵於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
賞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
御史臺自定令已後文武兩班品秩或升或降及府
名使額寺署廢置官名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
官志畫野離疆實均九貢帶河礪嶽爰命諸侯唐初
守邊則有都督總管之號開元命將即有節度按察
之名故刺史多帶於使衙郡閣更兼於軍額其後四

安之地因亂多設於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於旄
鉞故山河易制名類實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已
來山河地理使各軍額州縣廢置一一條列以憑撰
述郡國志漢述藝文隋編經籍蓋以總括典墳之部
牢籠流畧之書唐初以迄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
卷軸彌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雅之盛請下秘書
省自唐初已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氏四
部大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臣名叨輔弼學愧裁
成獲奉制書俾專信史伏以有唐纘曆累葉承平文
德武功已紛綸於圖諜記言載筆尚闕漏於簡書皇

帝陛下永念淪胥深思揖讓周武謁成湯之廟不忘
故朝漢皇封王叔之孫蓋悲亡國今則已覃優渥爰
勤纂修凡在臣僚孰不知感所懼史才短淺識局荒
唐實慮庸虛有孤宸委所陳條例如可施行請下所
司庶幾集事從之

漢竇貞固隱帝時爲相乾祐二年貞固上言臣伏觀
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
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只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
來者曾無漏畧咸有排聯蹤迹相尋源流可別五運
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時褒貶之旨因茲而昭著

古旣若此今乃且然輒敢上言庶裨有作伏以晉高
祖洎少帝兩朝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哀蓋歸曆
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先皇帝昔在初潛曾經所
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繇實
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靡不
詳明述漢之興繇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闕編修
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莫究端繇伏惟
皇帝陛下德洽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爲國備觀王業
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舊章畢舉墜典聿修
伏乞睿慈勅史官纂集晉朝實錄勅五運相承歷代

而猶傳鳳紀百王垂訓繼明而具載鴻猷况今司契御乾握圖纂極事每循於師古政必究於化源迨自金行成茲火德所請編錄庶補闕文其晉朝實錄宜令監修國史蘇逢吉與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呈進至太祖廣順元年七月竇貞固上言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河圖雜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誠以弘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董才愧班荀屬辭虧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於昭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傳文與開來

者奉茲鈇槩賞以油緗同傾獻扶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謹詣東山閣門呈進勅貞固等羣書覩與直筆記言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豈特洪纖靡漏抑亦褒貶有彰將播無窮永傳不朽歎重褒美傾刻不忘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伏以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割平多難開啓洪圖用干戈而清域中修禮樂而治天下克勤克儉乃武乃文入絃方混於車書三載忽遺於弓劍英謀遠畧旣高冠於前王聖德神功尚未編於信史詢於典禮闕孰甚焉宜垂不

則之文以永無疆之美其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委張昭定名奏請又詔曰書契已來史冊相繼明君暗主罔或遺之所以紀一時之興亡爲千古之鑒誠梁均帝唐清泰二主皆居大寶奄宅中區雖曠宸當陽不享延洪之數而編年紀事宜存纂錄之規用備闕文永傳來裔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亦委張昭定名奏請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勅編修太祖實錄及唐梁二主實錄今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

溫叟同編修又奏撰漢書者先爲項傳編蜀記者首序劉曄所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曆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纂弒君位未有記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兗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爲梁廢帝其書曰後梁實錄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年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兼請於諸道搜索圖記並從之五年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

顯德六年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撰修世宗實錄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五

論議

自左丘明授經於仲尼而為之傳其後太史公易編年之舊式明述作之微旨揚摧而論文辭炳焉班氏父子專心載籍亦復斟酌前史譏正得失爾後當筆削之任者蓋不乏其人焉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

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裁以體範深述懲勸之本
極談書法之事或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至乃立言
以番制移書以布懷罕不磅礴今古講求與蹟緒言
佳話藹乎前聞足以見作者之志矣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

不達其意而師詩詩惑也各習師法惑於初見詩布內切乃論六家之

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大傳謂易

辭繫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

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言發跡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

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陰陽之術是星官是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事難盡從然其叙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易變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言難盡用然其疆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其身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

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濬古其為術

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橫也千淮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

切

易操事小而功多操執持也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

臣佚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黜聰棄明倚佞

太素反本歸貞則理得而海內均也黜廢也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蚤古蚤

早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八位

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者 曰順之者昌逆之

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經嘗 弗順則無以為天下

紀綱故曰四時之六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理究盡也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

翦採椽不斲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採斲音采 飯土簋歠土

刑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 糲梁之

食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斛米為糲音賴 藜藿之羹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夏日葛

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

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

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分扶問切名家苛察繳繞

繳繞猶纏繞也繳功鳥切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

剗讀與專同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不失引名責實參錯交伍明知事情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

曰無不為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任自然也無成勢

無嘗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至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與起也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嘗

也因者君之綱也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款空也空則明也中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當也充也中竹仲切

肖自分白黑迺形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

大道混混冥冥元氣之貌也混故本切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返

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

故聖人重之繇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
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又謂其子
遷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
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
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
爾其念哉又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讓焉

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仲舒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

是非謂本其得失

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

以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與讀

日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化

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日長謂崇長之也竹兩切

禮綱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詠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道言也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已語中之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今之易經及彖
象繫辭正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言斯蓋易象之別記者也故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易坤卦爻之辭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經嘗也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

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

之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為禁者易見而禮之所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斷也也央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
 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唯唯切不然余聞之先
 人曰慮義至純厚作易八卦慮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
 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
 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
 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於

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

俗重譯款塞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也道言也臣

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力勤也且士賢能

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至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

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切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

矣

後漢班彪為徐令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著述遂專
 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太初已後闕而

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畧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見於史籍昔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勢周太史儋也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

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解史燕龍骨者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

相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者與於

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囂凶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四時以記萬事遂各以爲名其記事一也

見趙岐孟子述

定哀之間

魯定公哀公也

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

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

乘檮杌之事遂闕

不行於是爲闕也其書今亡

而左氏國語獨章

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

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

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

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

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

黃帝下訖獲麟

武帝大始三年登龍虎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

作本

記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十篇謂文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稽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斬列傳

遷之所記從漢元

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

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

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學也

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所形足萬物之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傳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薄也

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寡弱歲時無以祭祀飯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器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稽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

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疎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仁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器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厄蓋有足多者今拘學成範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榮取名哉

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刑極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

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繇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本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

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裔當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

有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刊落者謂削落繁蕪所有不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善

暇也史記衛青平陽人也張釋之之緒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令安帝永初中謂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息志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長久於天地竝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

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畧曰易稱虞戲氏王天下虞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集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君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劉千秋爲越騎校尉校書東觀好事樊長孫與書曰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
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
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今人無愚智入朝不
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
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
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
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
欲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
猶不易矣旣感和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
漢官篇畧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
所發明足知舊制儀品

晉賈謐爲秘書監掌國史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
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謨欲引嘉平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便
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
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
稽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駿
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
荀熙乃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
施行

宋徐爰爲太常丞初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
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
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即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
而傳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
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
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又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
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維雍伯考仁之盛則振古之
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業乎豐郊紹祚本於
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
之本秦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遠史鴻規典謨

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伏惟皇宋承金
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
龍舉剿定鯨鯢天人作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
奄膺統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
測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逃聞莫或期等宜
依御書改文登冊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
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
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於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
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於是外
內博議太宰夏江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爲斷散騎嘗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蘇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范曄爲太子詹事撰後漢書以爲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若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壘壘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

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南齊袁彖爲秘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滌二篇所謂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夫事關策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轉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後魏高祐孝文時爲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

等聞典謨垂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戒行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至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古今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之爲推聖朝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史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

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用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洽風譯之所覃固已義振前玉矣加以太和已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王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功德光於帝篇聖后之勲業顯於皇策佐命忠

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孝文從之
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

李彪爲度支尚書除名及宣武踐祚彪求復舊職修
史官之事乃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
而帝德昶斯冥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立而卑高陳
氏師建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古典策
欽明之策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
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於周姬鑿於
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
典章大畧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不烈察歌音辯周

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
至若尼父之刪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童
盡而不朽者矣自餘秉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
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
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降及
華馬陳干咸有放焉而敷贊弗遠不力攷豈虛也哉
其餘卒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亦可往
來焉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餘年幾十紀
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創業虎嘯域中龍飛
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

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縣縣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殆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時志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製作於此者恐閤門旣異出入生疑絃柱旣易善音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

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殂落凡百黎瓘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敝之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

先皇之茂猷聖遠今王之懿美洞鑒惟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炤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炤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繇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藻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漢者先皇之智也變代南遷者先皇之禮也外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史氏斯蓋世傳之義

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
豈有定習串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一職不修事多
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而功
立彪固世而事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
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
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通閣而就志近替晉
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古官在家晝則
樵薪僕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
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未
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

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休矣而典謨弗
恢者皆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珪北平陽尼河間
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竝以文才見舉著述
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臯同時應
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
移任然得官兩兼故載述致關臣聞載籍之興繇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畧然
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
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
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哀史談之志賢亮

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疎敢言及於此語日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知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准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佩荷恩澤死而後已今所求者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不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徒北海王祥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張彝宣武時爲光祿大夫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若之國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污隆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分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迭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曆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

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史觀察風謠臣時忝嘗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輝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徧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廢片言之不遺與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竝始申白而值鑿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摧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叨收秦藩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繼寧丁八歲嘗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

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徃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旣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白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令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湮於丘井臣之願也

陽尼爲著作即好學博通羣籍奏佛道宜在史錄後

